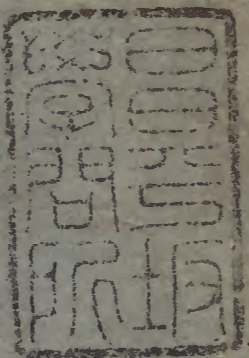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錄類要 十七十八



		五二九	漢書門
一	五	九	
八	〇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二九	五		漢
函	二		
一七	五		書
架	八	九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9
冊數	8	(8)
函號	298	254



讀書法

議論

疑難

字訓義

名物附

命異端之學

雜說

淺草文庫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七

庶幾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讀書法

文公曰凡讀書但虚心且似未識字底人將本文

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

理自出不可先立論將聖賢言語來證我說

且尋句內意又曰隨文解義又曰讀得通貫後義

理自出

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是

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

六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因具宜之記不起故云

然

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切要
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
似延平李先生先生曰尹此說固好然須是看
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
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
豈不誤他其聞之惻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
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
長

其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學者
所患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又曰今人為學多
只是謾且恁地不肯真實肯做又曰解經當如

破的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在湊着這裏看
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到這裏便欲棄了去如
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不欲去
方會認得
讀書者譬如觀屋若在外面看無緣識得須入去
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窓櫺看過了
又重看一齊記得方是
須是存心去讀書為一事方得
看集解時不可遺下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
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
稱輕量重方取焉出又曰集注直須熟讀記得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就空言語上理會得許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工讀得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耳

讀集注等書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又反轉看舊底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

如語孟六經不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

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而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看論語合下便有疑今却有集注了自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

其舊時看文字有一段理會未得須是要理會得直是辛苦近日却看得平易要知初間也着如此着力看學者如今只恁地慢慢要進又不敢進要取又不敢取若恁地終不見得道理終於不濟事徒然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地怕箇甚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他合下有許多義理自家合下亦有許多義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禍福直是不怕只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

文公說大學啓蒙畢自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遂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文公謂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如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句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况全然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初來未曾看

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讀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別項這裏一字思量未得且理會這一字這裏一句思量未得且理會這一句如某一段更着子細看着方知未曉處須待十分曉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着別處去因云橫渠語錄有一段說讀書須是成誦不成誦則思不起直須成誦少間思量得起便曉得這方是浹洽

文公言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下得好須是如此或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

若亡不濟事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不濟事
其嘗記舅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
有條理時林了史書所讀者只是荀揚莊老列
子等書他便將經書劃定次第初入學只看一
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件每件須要貫
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許多書斯為取
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理會得些天文地
理也曉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如素問之書也
略理會得

文公見任道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
使心口相應古人無多書只是專心暗誦伏生
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

問授尚書於獄中後來着述皆以名聞只被他讀
得透徹漢之經學所以有用

文公論看文字只要虚心滌去舊聞以來新見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皆看左看右看看
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復玩味

文公問潘子善觀書如何子善自言常苦於粗率
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文公曰不要討甚
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只便加子細
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甚病根某向他說頭痛
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
求討甚病根也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證佐強說
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

義理義理明皆可徧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
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諸公可記取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
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
繼謂之曰王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
思却好讀書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
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
當初看時要逐句看他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
來放寬者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
又且是甚次第好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自此也
知作文之法
問讀書脩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得

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
然頭面不同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
處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
耳
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若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間斷矣
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
有箇下落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
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
不得則何緣貫通潘子善云緣性鈍全記不起
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
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而後能熟積習
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

九學者須要做得人難做得底事方好若見做
不得便不去做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
勉之
文公讀鄭景望文集曰見得學者讀書不子細看
他正意便從外面說他是與不是如鄭文却也
純和平正其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却是立一
箇已見所以昏了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一段
三五板只說一箇放字所以正伊尹之罪思庸
兩字所以書伊尹之過此皆是閑說正是伊尹
至誠懇惻相告戒之意却都不說此不可謂之
善讀書矣
問春秋當如何看文公曰只如看史摸樣潘子善
曰程子所謂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

偽此意如何文公曰便是亦有不可攷處子善
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
子善曰如許世子嘗藥之類如何文公曰聖人
亦只是因國史所載而錄之耳聖人光明正大
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
恐非聖人之本意
或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
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
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誓古錄始自上古
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推至
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溫
公後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那本朝書當
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

有長編十分之一耳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平易求其義不要執
已見讀其他書亦然又曰易中彖辭最好玩味
說得卦中情狀出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
王看起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
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從學而篇漸漸浸灌到
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然出又曰學者解論語
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孟子
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
義理自出又曰讀書看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
文字中迸出又曰看經傳有不可曉者且要旁

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大九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
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
學者當守此
程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
能看得有味則其人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
理是預先說下箇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
若中庸大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
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
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
密商量令平正也

史亦不可不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
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疏之於

下恐可記得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恕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可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口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先用大火煎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
程子說胡安定解易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文

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其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文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都是此善觀伊川者
陸子靜看伊川底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耳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待此心醒則有

愈有功又曰看書非共看一動但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七
大抵讀書須是虚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知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方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日與諸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偏塞滿胃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

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蓋未知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父多後自然貫通信得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只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耳更無別法

大抵學者只有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其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方始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落着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

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盡然大綱已定今集
註只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說只
草草看了今誠將精義來參看一兩段所以去
取底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安思量學要講
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
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讀書須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過準擬三四遍
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或曰亦須
是聰明曰雖有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
見延平先生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明文
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卅三年心靜後
說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
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惟明道自是二

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他却自是恁地好
讀書有不曉處剗出將去問人便且讀過去有時
讀別處種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又曰
書也只是熟讀常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
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都不奈
他何這是孔門弟子編集只把這箇做第一件
若能時習將來自曉得若十分難曉底也解曉
得
程子言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
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
自解踏看他關捩子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
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
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

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無
所用
大學中庸論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
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
不可處

今之談經者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
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
必使全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
看文字寧詳毋多寧近毋遠寧拙毋巧寧下毋高
讀書須要為己先須立心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
一句在明明德上以此立心觀書當從大節目
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

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
且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問他大司
樂祭地祇之事

人說王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剗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安父定辟古注從父
尚點句如荆公則就違保辟絕句處出諸儒之表
漢書詔單于無謂無謂字不可曉

舜知象欲殺己而不防夫子知桓魋不能害已而
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曰相類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
太宗之命數其九罪當為庶人而賜之死切疑
之其子廢其母未為穩文公曰這般便是難理

會顯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母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又問南軒云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中宗不子以當時言之中宗未有可廢之罪而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當時事情亦難恁地斷定尚書弗弔字當作去聲○召公不說處作會宗彝作句非是作會是句問三皇當從何說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峰又之意見矣

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且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只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

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

讀大學致知誠意兩節若拈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他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大學如一本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而今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如他方得後生家好着工夫子細看文字其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老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

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文公因論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
也不得如其舊讀詩到仲氏至只其心塞淵終
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又既破
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
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
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
難得這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覺得大意如此
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勿勿過了五十年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
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

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
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
不得底自然曉得已說得者愈有滋味若是讀
不熟都無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熟讀
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
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
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
是齟齬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
家人終不屬自家便喚若讀得熟又思得精自
然心與理一求遠不忘其舊亦記文字不得後
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
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

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摸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因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拾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習文字無意思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水中方看得出

學者云每日看文字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不同文公曰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

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而今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這箇做工天須是放火中煨煉過教他通紅溶成汁瀉成錠方得今只是略略火面上脅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方好搦成團擦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而今全然生硬全不濟事某嘗思之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費許多功大看文字下梢頭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若蘇說平生因聞外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泥爛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

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太極有象且既
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
說何也文公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
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曰三
畫以象三才文公曰有三畫方看見他箇三才
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
文公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
直是如此
文公曰黃雉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
得大利害如今學者若立得志定講究義理自
分明

孟子豈好辯章文公說大意云此段最好看看見
春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
以正救之者是這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
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處得聖賢出來補教
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
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亦有闔闢
乾坤之功
問孟子以齊王猶反手未知致周王於何地文公
曰此難言可以意會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
襄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
問通書云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文
公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
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如紹興

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
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六九人不曾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
易不曾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如不曾理
會陣法則談兵亦皆說空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
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
果無意於斯世也文公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劉共父劄第規模宏麗文公勸止之曰匈奴未滅
何以家為忠肅意不樂也
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
了到定襄之後更不敢說着然其初只是諸侯

抗衡後來諸侯才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及
大夫稍稍做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便似唐
藩鎮樣其初是節度使抗衡後來平將孔目官
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來做當時被他
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無人奈他何這
自是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夫子出
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
魏令不行天下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
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
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
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
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

世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傲終春秋之世更不奈何其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征戰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殺如鴈門斬首四萬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後來項羽也抗十五萬不知他如何掘坑那死底都知不知當時如何對副許多人陳安卿曰恐非掘坑文公曰嘗見鄧艾伐蜀時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揚志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生之法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感於衆口必期天下如三代可也文公曰也只得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大得教他依聖人

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荆公初對奏神宗語亦如此曰臣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日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臯夔稷契伊傳之臣諸葛亮魏證有道者之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證之下

陳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由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文公曰是但他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踈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畔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

知他反與武庚爲黨想見武庚日夜去炒管叔
說道周公是你弟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
恁地管叔性太急所以發出這件事出來蔡叔
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爲庶
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
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當時也被他害得猛如常樣一詩須是後來做
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平
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
讀者宜詳味之

文公出示理會科舉文字曰且得士人讀些書三
十年後恐有人出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

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
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
天下之廣居看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言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
事

文公喟然欺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
或者說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爲小
堯舜又曰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
也由他又曰他豈能變夷狄之風恐只是天資
高偶合仁政耳

疑難

伊川曰測景以三萬里爲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

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初也此
 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
 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
 天只三萬里也
 堯舜之廟雖不可攷然只以義推之堯之廟當在
 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饗祖顓頊而宗堯一節伊川以為疑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
 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
 開元禮內有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社以石為主非古
 也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火而古
 今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
 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後土推去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設使聖
 人復出也便未易理會在
 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作吉凶之先
 見
 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惡
 語曰 匹夫匹婦之為諒哉自經於溝瀆而人
 莫之知也漢書添人字似是
 詩般武篇無兩句不是韻到核穡匪解自欠了一
 句前輩分草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一
 句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

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
意思因舉芟夷蘊宗之一段是關上面甚事
尚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斐字並作輔字訓
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斐通用如
書中斐字只合作匪字義如率又于民斐彝乃
是率治于民非常之事
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說不是今思
之只是不敢以餼餘又將去祭神雖其父之尊
亦不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之
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
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君
賜衣服服之以拜賜句以辟之命銘為蒸彝鼎
舊點以辟之為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

銘彝鼎最是
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句學作一句下做此極
有理又聖人作句為禮以教人句學記大學
之教也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及
言底可續三載句皆當如此又如不在此位也
呂與叔作豈不在此位也後看家語乃無不字
當從之大戴禮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其本
文多錯注亦錯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卦豈文王重之耶文
公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有六十四
便見不是文王所畫又問六十四卦名是伏羲
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潘子善問據十
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二卦所謂蓋取

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罔罟有離之象
非觀離也始有此也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文公曰某
嘗推究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
問表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經處如至孝近乎王
至弟近乎霸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兄霸無父
也文公曰表記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此亦
有未安處今但只得如注說
又問孔壁所傳
本科斗書孔安國以伏注所傳為隸古定如何
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多難曉如堯典舜典
臯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偽功載采采
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點句
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

坊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與注點句不同
又舊讀罔或者壽後在厥辟作一句今觀古記
款識中多云峻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
盤庚曰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
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
遷都更不明說遷都之為利不遷之為害如中
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一場大
鵬笑尋常讀尚書讀了大甲伊訓咸有一德便
鞞過盤庚却讀說命然高宗彤日亦自難看要
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
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
會于孟津序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觀兵尤
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

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颶非若今世畜圖之為方也恐井田將天地人作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作五帝云是據易係說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公作秦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記之說此亦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秦誓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又如卅本所載帝王系但有滕考公而無文公定公此自與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不須枉費精神

或問左氏果是丘明否文公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爭六七十年決非丘明

陳安卿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

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文公曰此亦不可考如

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乃今之

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乃今之

九月十月周語夏令曰九月成在十月成梁即

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

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

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泰元年

以十月為首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宣王無書恐當時偶然不載康王無詩竊以為吳

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

字訓義〇名物附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
 法皇謂君太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
 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易字只是陰陽
 權是稱量教子細着
 壹貳參肆皆是借同聲字柒字本無此字唯有漆
 沮之漆漆字草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隸
 釋辯不及此
 問勇而無剛文公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為剛
 有堅強之意
 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

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

問時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

悔便是悔惡向善意悔吝是未至於惡只管吝漸

漸入惡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
 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亦是多底意思
 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便是過多了恐是如
 此貞悔亦似今占分甚主客

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之別曰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
 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
 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
 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

理命即性也
性即理也但今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來亦捨
不得此蒼蒼底
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乾坤易簡易只是一箇要做便做簡是一箇恁地
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乾道做將去
自上臨下為險自下上為阻
王鳩淮上有之比此間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不
相失然而二箇亦不曾相近而立處常隔丈來
地所謂鷲而有別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鷲
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
其光耳非螢也
芭今之苦賈也

問禮子言仁智多舉其用以為說莫是舉其用使
自思其體否文公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
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
神即心之至妙處察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
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籠了精又籠形又
籠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籠處
智字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識便
是識察得這箇物事好惡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
之體則謂之易所以能變化闔闢之理則謂之
道其功用着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
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信道
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

細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
 又是此理顯着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這箇
 物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
 物萬事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
 是此器然有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
 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亘古
 亘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道但得道
 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
 問叶韻文公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
 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波可工
 奚之類○從水字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
 學也蓋以形聲別之

詩載弄之瓦瓦紡縛也

循物無違為信循此物事不違其實

夏商周皆訓大殷亦訓大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

庚辛注

文王世子曰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姓

無賓客之道

誠是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一是不雜

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

橫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文公

又曰信行相顧之謂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文公曰就人一身言

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又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乃其情也

程易傳曰乾者天之性情文公曰乾健也健之體為性徒之用為情利貞者性情也是對元亨言之性情猶情性是說本體

義似一柄刀相似

大極只是一箇理字

摯顙而後拜摯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兩手下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推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

問象次第易之卦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亦不

康節天根月窟是指復姤二卦而言

佞是無實之辯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性情

魯子字人姓皆當在增反

金曰從革是或從或革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

革而之他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

穡皆成雙字

炎上上字作上聲潤下下字作去聲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

誘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意謂四者缺一不可文公曰圓而不方則謫詐方而不圓則

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膽大而心不小者也

仁以道理言聖以事業言致知格物博文也克己復禮約禮也

矣

德是道之實仁是心之德

愛是泛愛欲是要得之心木豆為豆銅豆為登○登本作鏜

趨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

問剛毅分別文公曰剛是體質剛強毅却有奮發

作興底氣象

問道義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

中就一字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解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理者有條理之謂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

信又曰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奸人所欺為聰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誠者實有此理

生之理謂性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循
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有心慾字是無心欲字
之毋子此兩字亦通用令人言滅天理而窮人
欲亦使此慾字
淳醇皆訓厚純是不雜
問文公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
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文公曰直言者直訓
如此猶者猶是如此者者是恁地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
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
問節文之文曰又是裝束得好如升降揖遜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
庸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
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
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
客貞是在我底悔是在人底
文公云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作得於心
而不失諸書皆未及改此是通例陳安卿曰得
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於身文公曰
如此較牢固真箇是得而不走失了
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
陌或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一箇
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涂便是陌
君子箇涂恁地直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

上有路這便是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
有空地只閉在那裏先王只是要正其界至商
鞅却破開了這開阡陌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
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製阡陌後世人不曉
唐時却說寬鄉為井田狹鄉為阡陌東萊論井
田也引蔡澤傳兩句又却回護說向開創阡陌
之意去
時字古字從日從之亦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
則謂之午時
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則常
實如此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如詩中不弔昊天言不見憫
弗於上帝也

論異端

釋氏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
智皆是實事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
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
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向來見人蹈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
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
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
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文公曰不同佛
氏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與飢不曾
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如老

氏猶固是有只是清靜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
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
截看了

因論張天師文公曰是本朝有南劍太守林積送
張天師下獄而奏云其祖乃漢之賊不宜使子
孫褒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乃獨能明其爲賊
其所奏當必有可觀林積者秦師垣時嘗爲侍
郎
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且
如昔日南老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
他叅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恐有可其
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
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所爲有不可人意處南

老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
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
衆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一二
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
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
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天地定決不肯詭
隨人也

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截
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有罪教自有三
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
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
此爲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
解

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後奇列
子終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氏於心地上煞下
工夫
或問佛老楊墨之學如何文公曰楊墨之說猶未
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
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
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
甚高然人亦難學他亦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
弟子人言孟子不辟老氏不知但辟楊墨則老
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
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
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見梁
武梁武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

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
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
妙然只是不是耳

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
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
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他便了他既
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自
足以斷之矣

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爲聖人乎佛本不至於
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哉文公曰盡知存養吾
儒與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
所盡處道理昏不是吾儒盡心只是盡父子君
臣之心須見有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

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這道理

雜說

論葬地伊川先生曾說地美神靈安子孫盛又如異時不為五者

文公一日請門人食荔子因論興化軍陳紫自蔡端明迄今又二百來年此種猶在而甘美絕勝獨無他本天地間有不可曉處率如此

文公因閱報狀見臺中論列章疏嘆曰射人先射馬禽賊須禽王如何却倒了

文公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云○或云今無此俗

龍衮新大子羊裘老故人有意味始曰外方次雲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其室

狗是機狗子建陽人謂之皆距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偶以此木為柱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木亦醞不成

臨安鐵箭只是錢王將此搖動人心使神之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事無不應有人故意思別事則便不應或問姓幾畫口中

默數則無不說着不數則不應問其數蓋以爲
說苑中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
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者
之幣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水盡合乃渡若聞水下有水
聲則疑不敢渡恐水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水
上有狐迹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
人立四望立行數步乃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
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又如
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
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耷至地故曰狼跋其
尾胡載耷其尾
文公因人求基銘曰吁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煙人

既死後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既是死了待他說
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爲
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
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爲其人爲善亦
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

文公嘗經歷諸州見教官多後生入學底多是老
大他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是
四十歲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能了堂
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
便教林少穎爲之士子必歸心他教人必不苟
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科舉時文他心心念
念要爭科名何待設官置史費廩祿教他做須
是當職底人曉義理教人識這些

黃勉齋告文公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文公曰
看今時世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談得
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十月雷鳴文公曰恐發動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
之兆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歲發
達生長萬物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八終

天不令人入此境又何必其人為善在
外則令人入此境又何必其人為善在
其間非自其下也又曰此何言言心其本曰為

右文公語錄類要十八卷故考亭書院堂

長澹軒葉氏手編之書也堂長諱士龍字雲

叟弱冠由括蒼來考亭從勉齋游因家焉

學成行尊臺郡迎致講說為諸生領袖勉

齋歿堂長實狀其行皆親切必傳其所著書

有論語詳說二十篇行于世又文集若干卷

藏于塾是編取文公語錄撮要分類以幸

學者初題曰語錄格言几十有九卷見者如

獲重寶且刊行矣。殿講進齋徐公幾絕愛其簡切且門類尤便尋繹更為題曰語錄類要內獨省去第十九卷蓋不欲使學者驟言兵也近年書市本兵燬不復存天祥家藏殿講手校本蠹壞將不可考乃重校刻之嗚呼文公平日格言大訓具在成書至於門人一時間答之語前後記者五十餘家其淺深疎密或不同。勉齋在當時已不能不以

為病堂長此編豈易易能哉非明不足以有別非精不足以有索也昔尚書後村劉公克莊嘗言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第甚衆既歿篤守師說不畔者惟陳漳州趙荆門士人中惟葉雲叟一二人視此編猶信大德壬寅二月朔後學武夷詹天祥君履書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寅二月... 人中外... 湖... 支... 依... 為...

右晦菴先生語錄類要乃葉君雲叟所集先
生講道時與諸儒論辯門弟子問答皆先聖
賢傳授道學之要類編分為十有八卷嘉惠
後學儼萃官于大賢之邦常謁祠下景仰私
淑中心拳拳成化戊子冬赴京 考績道經
剡水訪舊友新城宰江君出是編見示捧讀
喜甚待次年回求錄弗果竟復任訪求得之
於先生九世孫餘杭少尹懋所錄藁本如獲
拱璧詳加考校補其闕遺正其訛謬損已俸

贊命工重刊以廣其傳俾後進之士講習之
熟於先生註述經傳之理亦有以貫通而造
其精微之蘊豈小補云

成化庚寅秋九月吉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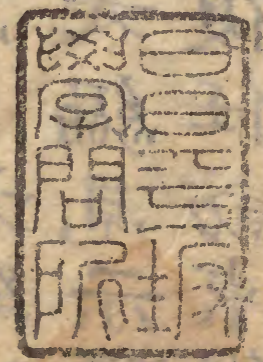
直隸徽州府婺源縣知縣覃懷韓儼謹識

儒士汪道全書

古歙黃文敬刊

正保三歲極月日

二條鸞屋町田原仁左衛門刊行



文化丙子

